

## 自序

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sup>①</sup>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 注释

①胡翰（1307—1381）：据《明史·文苑一》载：“胡翰，字仲申，金华人。幼聪颖异常儿。七岁时，道拾遗金，坐守待其人还之。长从兰溪吴师道、浦江吴莱学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同郡黄潘、柳贯以文章名天下，见翰文，称之不容口。游元都，公卿交誉之。与武威余阙、宣城贡师泰尤善。或劝之仕，不应。既归，遭天下大乱，避地南华山，著书自适。文

章与宋濂、王祎相上下。太祖下金华，召见，命与许元等会食中书省。后侍臣复有荐翰者，召至金陵。时方籍金华民为兵，翰从容进曰：‘金华人多业儒，鲜习兵，籍之，徒糜饷耳。’太祖即罢之。授衢州教授。洪武初，聘修《元史》，书成，受赉归。爱北山泉石，卜筑其下，徜徉十数年而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义》，文曰《胡仲子集》，诗曰《长山先生集》。”学者称其为“长山先生”。工书，王世贞《国朝名贤遗墨》有其书迹。

# 原 君

## 导读

《原君》篇置于《明夷待访录》之首，既具有开宗明义之用，又显出其雷霆万钧之势。黄宗羲在此篇中对封建帝制的存在及其罪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深刻无情的鞭挞。严复曾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所作的按语中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黄宗羲在《原君》开篇即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他一反儒家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调，而认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于是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命题，这句话成为《明夷待访录》中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话之一。为论证此观点，黄宗羲首先从远古社会的“公”“私”之辨开始。那时，人们生存的空间是一个各私其利的世界。及至到了有人君出现的上古社会，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转变，这些人君，诸如尧、舜，“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他们作为人君的职责是

单纯的，就是为人民谋利，因而他们的辛劳是远远超过于人民百姓的。然则，历史的演进似乎又使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且更甚于前。黄宗羲用了一大段话来论及今之人君的演变现状，“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段言论不但鲜明刻画出古今人君的根本区别，更是将矛头直逼封建帝制的合理性，可谓一针见血，一鸣惊人。在那个思想禁锢森严、文字狱风行的年代要道出这些石破天惊的话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至此，我们可以把黄宗羲的这一论断总结为“君为民害”论。

《明夷待访录》中另外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认为“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要做到这一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明确君主的职分：君主之责就在于为公众兴利除害，将天下之利益返还于民，因此，君主在经营天下这一大业时要兢兢业业，要视之如己出。很显然，黄宗羲所谓的“天下”指的就是人民（万民），他把

人民提升到国家的主体地位，确认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人君是由人民请出来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客人。在这里，黄宗羲伸张了“天下利害之权”在民不在君、君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旨，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民主君客”论。围绕着“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核心思想，黄宗羲在后文中还从君臣关系以及行政设置、法律范畴等多方面作了探究。

在猛烈抨击君主专制的同时，黄宗羲还对后世小儒所持有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论展开了批判，这实际上也是驳斥了几百年来宋儒将“君为臣纲”视为天理的观念。他认为，古之民众爱戴其君，尊之如父，比之如天，是因为古之君主是为民众服务的；而今之君主被民众视若寇讎、独夫，皆因为今之君主以天下之大利为一己之私有。而武王伐纣，是为民兴利除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言论是为百姓谋福。君主欲废《孟子》之说，删《孟子》之言，都因为这些言论不利于其专制统治，不利于其君父、君天的观念驻扎民心。

在《原君》中，黄宗羲虽然对秦汉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不遗余力地谴责，但是他没有彻底否定君主的存在。他以“三代”“上古”为辞发言立论，托古改制，憧憬着理想之治。他期望有明君出世，对于天下的治理能真正做到“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

害”。可知，黄宗羲虽深恨三代以下之君主的暴虐无行，但他仍以有君为天经地义之事，其一切努力，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君主专制而已。

## 原文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sup>①</sup>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 注释

①许由、务光：都是传说中的上古高士。许由：相传帝尧欲将君位传给许由，他不受，逃往箕山隐居。后，帝尧欲请他担任官职，他跑到颍水边洗耳。务光：《列仙传·务光》：“务光者，夏时人也。耳长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汤既克桀，以天下让于光……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人，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非义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位。况于尊我，我不忍久也。’遂负石自沉于



蓼水。”

## 原文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讎<sup>①</sup>，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sup>②</sup>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sup>③</sup>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

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 注释

①寇讎：仇敌。

②规规：浅陋拘泥貌。《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

③兆：数目。百万为兆。旧亦以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也极言众多。《尚书·五子之歌》：“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马。”孔传：“十万曰亿，十亿曰兆。言多。”

## 原文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絨滕<sup>①</sup>，固扃鐻<sup>②</sup>，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sup>③</sup>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



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 注释

①絙（jiān）滕（téng）：絙、滕，皆绳子。引申为闭藏。《庄子·祛篋》：“将为祛篋、探囊、发匱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絙滕，固扃鐻。”

②扃鐻（jué）：门窗或箱篋上可以加锁的地方。鐻，有舌的环。

③毅宗：即明毅宗朱由检（1611—1644），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之弟。明熹宗死后继位。在位17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北京十三陵之一）。

## 译文

从有了人类的那一天开始，人们就各人只顾自己的私事，只谋自己的利益。世上有公共的利益却没有人去兴办；有公共的祸害却没有人去革除。有这样一个出来，不把个人的私利看作利益，而是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不把对个人有害的事物看作祸害，而是使天下人都免除祸害。这个人的辛勤劳作，相当于一般天下人的千万倍。付出了千万倍的辛劳，却又得不到利益，就天下人的本性来说，必然不愿意处在那个境地。所以，在古代，对于君主这个位置，有的人有所考虑而不愿意就位，如许由、务光这些人；有的人

就了位而又离去，如尧、舜这些人；还有的人当初不愿就位，而终于无法离去，如大禹。难道古人有什么特异之处吗？好逸恶劳，也和普通人的本性一样啊。

后世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他们以为分派天下利害的权力都出于我自己，即使把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把天下的害处都归于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们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而把自我的私利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他们还感到惭愧，时间一久就心安理得了，把天下看作自己再大不过的产业，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汉高祖所说的：“我所成就的家业，跟我兄弟比，谁多？”仅此一句话，就把他那种追逐私利的心情充分表现在言语之中了。

这没有别的原因，古时把天下百姓放在主要位置，君主放在从属位置；凡君主毕生经营的一切，都是天下百姓的。现在把君主放在主要位置，把天下百姓放在从属位置；所有使天下没有一个地方得到安宁的原因，都在于有了君主。因此，在他未得到君位的时候，屠杀、残害天下的生命，拆散天下人的子女，以求得个人的产业，对此他竟不感到凄惨，且说：“我原是为子孙后代创业啊。”他在取得君位以后，敲榨、剥取天下人的骨髓，拆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个人放纵、享乐，把这看成应当如此，且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所得呀。”然而成为天下大害的，不过是君主罢了，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还能各管各的私事，各得各

的利益。唉！设置君主的原因和道理，原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人爱戴自己的君主，把他们比作父亲，把他们比作上天，实在不算过分。现在天下人怨恨、憎恶自己的君主，把他们看作仇敌，称他们为独夫，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些眼光短浅的读书人，却死板地认为，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无法逃脱于天地之间，甚至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汤、武不应当去讨伐他们，反而虚妄地传说伯夷、叔齐那些无可查考的故事。他们把千千万万百姓的血肉崩溃的躯体视同腐臭的老鼠。难道天地这么大，在千千万万天下百姓中，唯独应当偏爱君主一人一家吗？因此（讨伐纣王的）武王是圣人；孟子（肯定武王伐纣）的言论，是圣人的言论。后世的君主，想要用自己“如父如天”一类的空名来禁绝他人暗中伺机夺取君位，认为孟子的言论对自己不利，甚至废除对孟子的祭祀，这理由不是从眼光短浅的读书人那里来的吗？

虽然是这样，如果后世的君主，果真能保住这份产业，把它永远地传承下去，也就无需责怪他把天下当作私人所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那别人想要得到这份产业的念头又和我有什么不同呢？于是捆紧绳索，加固铁锁，然而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众多天下人想要得到它的欲望。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则在自身，血肉分崩之祸害就发生在他们的子孙身

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而明毅宗也对公主说：“你为什么要投生在我家！”这话真是令人痛心啊！回思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怎能不令人垂头沮丧呢？因此明白做君主的职责，那么在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谦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凡绝世之人；不明白做君主的职责，即便是在市井之间，人人也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在后世绝迹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不能用片刻的荒淫享乐去换取无穷的悲哀，这个道理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

# 原 臣

## 导读

“原臣”意为推论“臣”的本原道理。《原臣》篇紧承《原君》而来。既然天下为万民所共有，既然君主只是本着为万民服务的宗旨来治理天下，那么如天下之大产业必是事务纷繁复杂，君主一人是难以治理的。于是，才会有臣的出现。不言而喻，此臣之设置也是为万民而存在。所以，黄宗羲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对于“臣”这个角色，黄宗羲有独到的见解。首先，他阐述了“臣”与“民”的关系。他从具体辨析“臣”与“不臣”的区别着手，认为那些对君主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人不是“臣”，充其量只是宦官、宫妾而已；而那些将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愿与君主共存亡的人也算不上真正的“臣”，充其量也只是君主的宠幸之人。他们这些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过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能真正担当起“臣”这个名称的就是那些以“万民之忧乐”为己任的人。他们的出任不是为了君主，而只是单纯地为了百姓民众。简而言之，“臣”就是为百姓奔走服务的。其次，他探讨了“君”与“臣”的关系。君臣之间存在两种可能：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

为事，则君之师友也”。由此，在君臣以万民百姓为服务对象而共同治理的前提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像师友那样可以选择的平等关系。为了深入强调这种观点，黄宗羲还用了“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这一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君与臣之间就像前呼后应一起拉木头的同事一样，共同“以天下万民为事”，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也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民权”的思想内容。

黄宗羲试图在君臣之间建立的这种具有平等意义的“君臣师友”和“君臣同事”关系，可以视作是他提出的新型君臣关系学说——“君臣同事”论。基于此，他认为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所不能相类比的。父子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关系，“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虽然，子与父为分身关系，但他们那种天然的血缘联系却使得他们无法完全彼此各异，而君臣之间并没有这种基础存在。如果为臣者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念想，那么他和君主之间就形同陌路人；如果为臣者之出任仅仅只是唯君主马首是瞻，那么他和君主间就是不折不扣的主仆关系。只有为了天下之事而与君主相处，才是君主的良师益友。黄宗羲把子与臣进行了本质区分，这就斩断了父子与君臣的纲常链条，动摇了三纲五常的盘石之基。



黄宗羲在《原臣》篇中从批驳“大臣为君而设”的错误观念出发，指明为臣之道的真正含义，最终提出了他希冀的新型的君臣关系。

## 原文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sup>①</sup>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 注释

①私昵：指所亲幸、宠爱的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 原文

世之为臣者昧<sup>①</sup>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

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sup>②</sup>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夫古之为臣者，于此乎，于彼乎？

### 注释

①昧：愚昧，无知。

②橐（tuó）：袋子。《诗经·大雅·公刘》：“乃裹糗粮，于橐于囊。”

### 原文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sup>①</sup>，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嬉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 注释

①绋（fú）：大绳。《诗经·小雅·采菽》：“绋、緌维之。”朱熹注：“緌、维皆系也。言以大索緌其舟而系之也。”

## 原文

嗟乎！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万历初，神宗之待张居正<sup>①</sup>，其礼稍优，此于古之师傅未能百一。当时论者骇然居正之受，无人臣礼。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师傅自待，听指使于仆妾，而责之反是。何也？是则耳目浸淫于流俗之所谓“臣者以为鹄矣”！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 注释

①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又称张江陵，是明代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被誉为“宰相之杰”。明神宗时，掌管朝中军政大事十余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然其首辅之位，实与宦官冯保合谋驱逐高拱所致，因此为后人所诟。神宗年幼时，张居正用讲经来影响皇帝，获得了神宗的敬慕。

## 原文

或曰：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后，日远日疏，久